



时代写作  
EPOCHAL LITERATUR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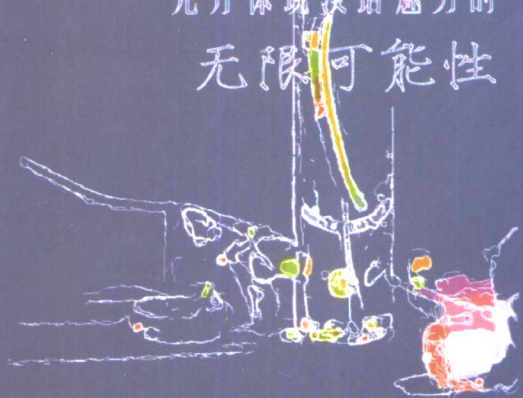
李师江  
著

87492769526974

# 比 爱 情

# 更 假

充分体现汉语魅力的  
无限可能性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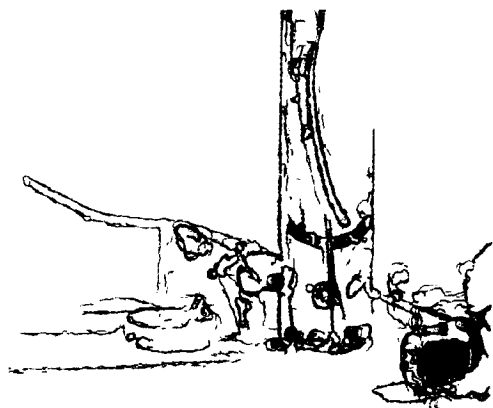
李师江 著

比

爱情  
更假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SHIDAI XIEZUO XILIE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比爱情更假 / 李师江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
2002. 10

(时代写作系列)

ISBN 7 - 5387 - 1717 - X

I. 比… II. 李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7477 号

## 比爱情更假

---

作 者: 李师江

选题策划: 彭想林

责任编辑: 邢爱光

责任校对: 邢爱光

装帧设计: 吕青青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x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234 千字

印 张: 12.75

插页: 2

版 次: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 - 5387 - 1717 - X / I · 16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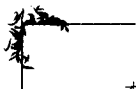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5.00 元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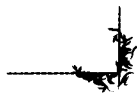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李  
师  
江

LI SHI JIANG



李师江,1974年生于福建宁德,1997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,2000年辞职,现居北京。李师江的小说在整体叙述上具有汪洋恣肆的力量,并渗透着一种压抑的激情,这种能力可以被视为“小说天才”。他的作品展现了最新一代小说家的勃勃生机,也体现了汉语魅力的无限可能性。



---

作者简介

## 关于《时代写作系列》——

我们还是选择了“时代写作”这样一个较为温和的词组来命名我们正在和即将推出的系列作品。但是，不管我们如何温和，仍然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：过去的确已成为过去，一个全新的写作时代正在孕育或者已经来临。

社会正在重组，观念正被颠覆，情感已被解构……

因为表达的自由或者还有传播的自由，写作，率先展示了这个时代的冲突和变革，并试图或已经描述一个新的时代的生存特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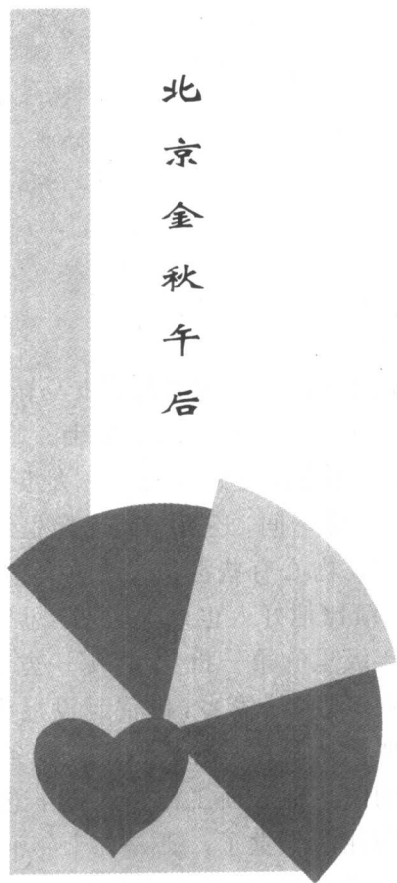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我们面前，人类的历史在翻开新的一页，而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也正在诞生。

编者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北京金秋午后 .....     | 1   |
| 比爱情更假 .....      | 27  |
| 是谁干了小姨 .....     | 73  |
| 我在麦子店一带的生活 ..... | 91  |
| 要的就是走调 .....     | 121 |
| 网虫辞典 .....       | 173 |
| 爱肯鸡, 爱大腿 .....   | 239 |
| 怎样把钞票花光 .....    | 247 |
| 李红的夜晚 .....      | 291 |
| 粪便 .....         | 307 |
| 福州愤怒 .....       | 337 |
| 把女人温柔地甩掉 .....   | 389 |

BI AIQING GENG JIA

北  
京  
金  
秋  
午  
后



—

我到北京的第二天我的朋友马鞍山就匆匆地出国了，他去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。临走前他把楼房钥匙交给我，心不在焉地跟我说了一大堆话，大意是房间给我管，我可以住一间，还有一间已经租给别人，我也心不在焉地听着，内心有些沮丧。念本科时我和马鞍山同一宿舍，我成绩比他好人也比他聪明，思想进步，是优秀学生干部和年级里的第一批党员，哪一方面都压过他一头，结果毕了业，我回了家乡，越混越没混头，看看我所在单位眨眼就要倒闭了，只好再回北京谋条生路。马鞍山跟我走相反的路，他一面工作一面提早念完硕士一晃就要到我们都向往的天堂了，真是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。我去机场送走马鞍山，因为昨晚睡不好，回来时居然在车上吐了一场，弄得衣服脏兮兮的，还被乘务员训斥一顿。回

到大院的时候，居委会的老太太愣愣地看着我，像看一只马猴。我想可能是衣服脏兮兮的缘故，没理她，我最烦没完没了无风起浪的老太太了。

“站住！”老太太突然站了起来，用看待敌人的眼光看着我。

我吃了一惊，回过身来，我想我是出了问题了，而且又是被耐性最好的北京老太太逮住，不由心惊肉跳。

“是我吗？”我诚惶诚恐地问，越显得做贼心虚。

“就是你。”老太太看我慌张的样子，说话越有底气了，“去哪儿呢你？”

“我住这儿，2栋103，哦，是113，马鞍山的，我朋友马鞍山你知道吗？我刚住在他那儿。”我语无伦次。

“我不知道马鞍山马鞍水，我只认人，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这儿的。”老太太根本不听我的话，只是在证实自己的判断力。看她自信的样子，一定是被自己的判断力给折服了。

“真的，马鞍山他刚出国了，他把房子留给我住。”我有些哭丧着脸。

“出国，我没听说这儿有谁出国。就算出国了有啥了不起？出国能压死人？出到索马里去，那儿正饿死人呢！满大街拉板车的也在喊着出国呢……”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

“我不管你什么意思，我文化不高，不懂你这个意思那个意思的。拿出来，身份证！”老太太朝我伸出手，像

我欠了她高利贷似的。

“好的好的。”我像抓跳蚤似的摸了全身的袋子，发觉身份证留在屋里，“丢在屋里了，我去屋里拿，你要不相信就跟去拿。”

“我相信你一次，你去拿出来给我看。即使你住这儿，也要办暂住证呀。我一个人管这么大个院子，人来人往的，不按法律程序办事，我怎么管得了？我怎么能让这儿安全呀？再说你到了北京，衣服什么也不穿整齐点，这是首都，知道吗？要注意形象，你脏兮兮的像民工让人怎么放心你？”

我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，心里喊出一万个“操”字。

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是陌生的，特别是当我想进入它的内部时。有几天我是在报纸堆里度过的，报纸上充满即将爆炸的信息，我把它作为打开城市之门的钥匙。我先是看到征婚广告，从二十岁的少女到八十岁的老头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想结婚，他们目的何在？一则广告上写：女，21岁，1.65米，貌美清纯在校大学生，觅英俊潇洒经济好有车房京户男士。我想了半天，想不出这跟结婚有什么关系，更像是一宗掠夺财产案的前奏。我只是随便看看而已，我对这些信息毫无兴趣。结婚不是我现在想的事，我更关心的是就业招聘信息。我把有用的信息记录下来，像做一项重要的功课。阳光从窗前渐渐撤退，像一位偷窥者，闭上了他的眼睛，也许我的这种工作丝毫激不起他的兴趣。房间里幽暗、安静，静得像有一桩阴谋在无声地

潜伏。我烦闷、无聊而心跳，到北京后我都是这样，好像我的情绪被抓在一个神的手里。我望着苍白的天花板，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：明天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？

这栋楼房位于三环以北，上班的时间人群像潮水般退去，上学的小孩也消失了他们热闹的呼喊，整个楼空得像只剩下一个纸壳。这是一个敏感的异乡人虚弱的感觉。所以有一天我听到一阵钥匙开门的声音，我的惊诧是难以言表的，因为我已习惯了一个人在这套房子里静静地工作和思考。紧接着门打开，一个黑色的皮箱先进来，然后是一个女子，白的皮肤和黑的背心。我惊呆了，身在异地，一点点反常的现象都使我心惊肉跳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们几乎同时问对方。

“我是马鞍山的同学，他出国了，让我住这儿给他看房子。”我说。

“哦，我前几天向马鞍山租了一间房，今天才搬过来，他没跟你说吗？”

“哦，哦，好像有。”我才想起马鞍山似乎有这么说过，我当时没在意。

“知道就好，你住这一间，我就那一间吧。”她毫不迟疑地把箱子提到另一个房间。

“我们一起住吗？”我结结巴巴地问。

“那有什么办法呢，你要是不想住就搬走呗！”她大大咧咧地说。

我差点要给自己一巴掌。她不在乎我还去在乎，难

道还怕她强奸我？这些年混得不顺，胆子越来越小了。比人家多念了点四书五经，差点就要向人家兜售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，真他妈穷酸。

我继续把自己埋在报纸堆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帮她干什么。耳边听她窸窸窣窣地整理东西。一会儿她探进头来问：“还没问你怎么称呼？”

“我叫肖章，小月肖，文章的章。你呢？”

“我叫钱浅，很多钱的钱，水很浅的浅。哦，我要用卫生间洗个澡。”

“请便吧。”我又一次掩饰住吃惊的表情。

于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闯进了这套房子，同时也闯进了我的生活。她是漂亮的，虽然我只看她一眼，虽然她的口红掩盖了她失血的嘴唇。我听着莲蓬头忽响忽停，我几乎能猜到 she 洗到哪个部位了。我有些心猿意马，又有隐隐的不安。我没想到北京的生活竟是这样开始的。

## 二

一连几天我忙于往各个单位应聘。北京太大了，我一天只能跑两三家单位，到了傍晚就一脸沮丧地回来。都是什么破公司，躲在一小胡同里挂个招牌，办公室比猪圈大不了多少，坐着几个比猪还胖的人。这么寒伧的地方，

可架子还不小，非得要什么北京户口，有相关工作经验，最好是研究生。Shit，还真以为中国人多就可以这么挑三拣四的。我每天捧一肚子气回来，晚上做方便面吃，吃完看报纸。作为这个城市的多余人，我感到自己还没有逃脱厄运的包围。

女人钱浅到这里居住后，我发现心里多了个谜。每天出门的时候她还没起床，但我会想起她在窗前吐烟圈的样子，她无所事事，在客厅里花上一个小时化妆。她甚至忽视我的存在，或者说，忽视了一个男人的存在，她穿着睡衣或者就是文胸在屋里散步。我们从来不互相打听对方的事情。

有一天回来时我发现钱浅在房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，我首先想到的是阑尾炎，我一个同学曾在课堂上阑尾炎发作，给我印象至深。我是个谨慎的人，屏息听了一会儿，又觉得有些异样，过了五分钟我才反应过来，狠狠地拍了自己一脑袋：这不是做爱的声音吗！要是去敲门就让自己出丑了，人家会说连做爱都会以为是阑尾炎，什么水平？自从我和女朋友吹了以后，做爱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。对街头烂妹又没兴趣，高档次的又是高消费，所以只能偶尔为之，就当成请朋友们上星级饭店吃一餐，久而久之，居然连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我感到自己真是被社会遗弃的人。我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不敢发出响声，打扰别人的做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。我对自己的尴尬处境发出哀叹。

肚子有些饿，但不敢去厨房里弄锅碗瓢盆，我要等他们完事了再说。我拿起一张报纸，但没看几个字，脑袋就被他们的声音占据了。我还听见男的说：干死你！这么对待女朋友，真是变态。想当年我跟女朋友关系最坏的阶段，做爱时我还是很温柔的，怜香惜玉乃是我本性。我为钱浅有个这么粗鲁的男人感到遗憾。

终于我听见他们高潮的声音，接着是大约五分钟收尾的时间，然后响起男人系皮带的声音，最后门“砰”的一声，男人出去了。我翻身到厨房里，鸡蛋方便面，每天的必修课。钱浅从房间里出来，穿着拖鞋，黑发披散，一副雨后梨花娇软无力的样子。她身材高挑，有一张艳丽的脸，此刻有些苍白。

“做吃的？”她跟我打个招呼。

“嗯。男朋友来了？”我一边敲鸡蛋一边随意回答，话一出口才发觉问了个多余的问题。

“我用一下卫生间。”她说，里面响起了淋浴的声音。

一个做爱后的女人的淋浴也是会激起男人的许多想象的。我一边吃方便面，一边沉浸在遐想中打发无聊的时光。

我对招聘面试非常失望，它也让我信心受到打击，我索性躲在家里等电话。狗日的，偌大一个北京，难道真的无我立锥之地！难道没有一个单位对外来人口感兴趣！北京这些年的建设少得了外来人的力量吗！我满腹牢骚地躺在床上，醒来又睡去。当年意气风发的一个大学生，

现在如此颓废地待业在床上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呀。

我听见开门的声音，一听就知道是钱浅和她的男朋友进来，两人还悄悄地说什么，进了她的房间，有意不让我听见。不就是幽会吗，我又不是没有过，神秘兮兮的干什么？女孩子有了个老公就以为找到了什么宝，别着急，现在男人有的是苦给你吃。我在心里数落了钱浅一顿，发觉平衡了一点。隔壁哼哼叽叽的声音又来了，墙体也不知道是什么破纤维板搭的，隔音效果奇差，男人的喘气声和女人的呻吟，像钱塘江的潮水，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。我听得浑身燥热起来。这狗日的，前世可能是两头驴，昨天刚干完今天又干，这样暴饮暴食的身体不垮掉才怪呢！不过，也许是两人久别重逢，干柴烈火的，大战几天也就平息了。如果我认识她男朋友，倒是要警告他，做爱这么频繁很容易导致肾亏。据一项资料表明，像他们这个年龄段一周保持在二、三次为宜，体力好的可以四次，但不能频繁。这个参数也适用于美国青年。

我决定想些其它的事情来抵抗他们的声音。我又想起马鞍山，一想起来我就愤愤不平。现在他已经在美国享受高额奖学金了，四年下来，即使他不留在国外，回到国内兜里也有几十万了。而我现在工作还没有着落，每天靠方便面维持生活，人比人，吓死人。那些破公司，没有一个给我来电话的，其实也有一半要怪我自己。我学的是中文，毕业后干的是行政工作，人家要的工作经验，这根本不算数。事业单位的行政，人浮于事，每天只要把

上面来的红头文件读懂，照着精神做就可以了。我在办公室里坐了三年，喝掉了三四十大大袋茶叶，其中包括铁观音、大红袍、信阳毛尖、闽东手工绿茶和花茶，看烂了各种报纸，包括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福建日报》、《海峡都市报》、《阅读导刊》、《都市生活报》以及数不清的地市级小报，最后养成了爱读小道消息的习惯。你说这算什么工作经验？其实我在刚上大学那会儿，也是个好学生，琴棋书画颇通一二，会拉二胡下围棋，书承赵孟頫画学李可染，还有一手好文笔，是碰到作文大赛就会拿奖的那一类人。大学里我混上了系学生会主席，就把这些特长都给落了，做些管理工作，早上五点多把整系的学生赶到操场，做操跑步，吆三喝四人五人六的，觉得很有快感，毕业后就顺理成章地干了这行，想不到这些经验都跟垃圾似的没人理。你事业单位的管理拿到企业根本没用，去杂志报社你又把写作这一块给丢了，去给人家当业务员又吃不开。至此，我才得出结论，学生会就是把一个有培养前途的人变得一无是处的陷阱。

### 三

这个城市能否收容我？几天之后，我就失望了。一个被公家豢养数年已经丧失了创造能力的人，在城市里

是不受欢迎的。当然，这不是城市在抛弃我，而是我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。惟一的选择是我现在必须重新给自己定位，我已经没有任何优势，本质上是一名下岗工人，必须从实在的活儿从头做起。我觉得筹集资金开一个饭馆还可以。当然，凭现在的经济实力自己还不行，一定要找个合伙人的。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我觉得前途一下子光明起来，我就不再去看那些电话了，一心一意地做起计划。

在这个想法诞生的期间，我逐渐感觉到钱浅的不正常。她几乎每天都要和男朋友做爱，或者下午或者晚上，上午是她睡觉的时间。她的男朋友也来无踪去无影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我在想好自己的计划后，认真地推敲起钱浅的事，越觉得疑问重重。首先这么频繁地做爱，那是人吗？我在和女朋友刚吃禁果的时候，最多也就一周五次。难道世界上还有比我更牛B的男人？不可能。其次，如果是她男朋友，也应该光明正大地住在这儿，跟我认识认识，互相交流一下，为什么总是来去匆匆？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？我心中假设了许多种可能性，仔细地观察了两天，终于发现了问题。有两天，他们完事之后，我特意躲在窗口上观察，出去的男人，居然是不同的男人，我确证了自己的判断。

钱浅是个妓女！按她的工作方式，说得具体点，是暗娼。

操，我原来是跟一个妓女住在一起，难怪会这样倒霉。